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三十三回 破肚移心善仇都了結 拘魂易體奸惡自災殃

且說挑夫眾人因何發喊爭逃？原來潭內老蛟時常率領族類乘風作浪，淹漫田禾，崩堤倒岸，尋覓血食。今日起挑之處恰好與潭間隔無多，蛟怪聞人畜聲音，群然騰興，沙土為所摧毀，水驟湧入，百姓知覺，趨避上高，未曾傷損，驢驢牛馬亦俱奔竄。須臾，衝決漲大開來，浪如雪山，澎湃盈溢。數十萬挑夫袖手觀望，牛馬驢騾散漫遍野。引笑道：「器用俱失，如何備辦得及？」舒太遠道：「且令眾內善於工者星夜製造，凡先成者倍給其值。各處民夫並牲口，翻上興挑。」武侯道：「前邊諸事，二二公任之；潭中蛟患，不佞須熟思之。」引、舒二大夫遵令，吩咐董事人員逐層傳諭下去辦理。武侯乘車復到潭東，令涇邑宰開去海涯邊五百丈實土，令蠡口邑宰將老蛟潭掘通，放出海口。邑宰遵令開動，水自歸河。突然，下勢注傾，奔流逐浪。半天時候，將巨浸之蠡湖泄去大半，僅存東南逕約裡許半窪碧水。老民告道：「此老蛟窟也。」武侯道：「易耳。」選擇後日丙寅開鑄，令邑宰採取頂好純鋼，命老民查訪近年被蛟害者生辰年月八十一名。次日齊全，令揀聚堅炭，堆積如丘。又次日清晨，武侯設祭禱畢，起火熔鋼，分作八十一份，令老工鍛成獅形曲牙鉤爪、尾尖鋒利倒須刃。每口呼被蛟害者姓名，寫生辰於其上，選強弩分列八方，再用蠟繩穿齊，另以鐵鏈沉鋒於窪中。始令善泅者著重蠟衣裳巾靴，分佈潭內周圍，牽拽落底之鐵鏈蠟繩，盤旋擾攪，使刃縱橫上下。只見窪底雷鳴沸湧，白浪激昂，眾蛟乘之騰空，俱為強弩射落。蠟繩或平排，或交錯，往往來來，水俱變赤。受傷之蛟或殘形，或半段，紛紛漂浮水面。另用長繩浮木攔入潭邊，盡行勾起，大者、小者約數千條：有牛形者，有蛇形者，有獨角者，有雙角者，有生鱗者，有出毛者，有無鱗無毛而光皮者，有無角者，其類不等。仍令繩刃再四搜取，只見水翻，並無蛟福。武侯思道：「惡類若盡，水不應翻，其中非老蛟則他怪耳。」忽然憶起元來時聞蛟為害實甚，若不除絕，恐餘後患。於是加入牽袖落底鐵鏈繩刃，猶如翻江一般，只見一蛟似龍非龍，週身帶傷飛出水面，欲騰空而走，又為強弩射下而死。再看時，水亦不翻，諒蛟已盡，即命泅手上岸。其鑄成鐵獅即立於岸，又命兵民擔土運石，修整被蛟水沖壞之處，其有砂塞者即行挑開。真是為民而不息苦心也。

卻說島主一日對西席長及廣望君道：「臣嘗差人探聽，聞工雖未盡成，然諒有八九。但此數日未得實信。」西席長道：「主上若放心不下，可命西青前去慰勞並探消息。主公以為何如？」島主道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於是命西青送解羊酒，以慰勞苦。西青領旨回府。西席長道：「爾此番前去，一人奉命慰勞，然須留心正務，觀其開河之淺深，須詳細回報，以免主上掛念也。」西青領命。次日即起身。

一路饑餐夜宿，十餘日已到河邊。武侯迎接草篷見禮，坐下問道：「主上可安？遵大人及廣望君可好？」西青道：「皆好。惟主上及老父心中掛念河上耳。」乃同西青上車，過蠡湖前，西青道：「河由湖傍，湖邊有塘，水自不至漫出。其中須待濁水積淤，始可為田，彼時修治未晚。」行到眾工築挑之所，命河營軍士往下流潭邊抬回各物。

西青辭道：「奉父親命前來，各事已悉大略，今謹告歸。」武侯道：「不暇修書，煩代致候。朝中有獨孤大夫、苟大夫、樊大夫與韓子郵，玉砂岡有石大夫，四境關務有楊大夫、水大夫新境有駱大夫、平大夫，河務有引大夫、舒大夫與不佞。請尊公調養貴體，國事毋庸過慮。諸人皆性定不易，惟石仁似乎色厲內荏，恐其心地靡常，仍須體察耳。」西青稱謝，回都去了。

武侯隨河審視，凡兩邊有支河，則將堤凹下一丈，用三和土築成堅壩，水大則流去，可免漫漲崩岸等患。自枝頭邑至天鉞山，凡百六十餘處，自涇口挑築至金街壩，凡越二十五日。

將壩掘開，使水盡往下河渲泄，峽內積砂隨水瀉淌，滾滾滔滔，勢如傾斜。然後將上河應剪應濬之處概行挑築堅實，又於涇口鑄鐵人、鐵獸一一不用臥形，俱係行立，向前直指，有奮然奔鬥之勢。再將金街壩堵斷，水始暢流於大河。令往來船隻分大、中、小三等，各造鐵口粗布袋，沉拖於船邊，以取淤泥，四十里一交卸。又凡四十里置堡兵二十名、收泥船十隻，收受船交之泥。視堡左右四十里內堤有缺陷處所，便行築補。

善後事宜一並奏上。

島主閱畢，使廉勇前來慰勞，並解賞賚賜諸職事人員。武侯同引笑，舒太遠謝過恩，款待天使。因見廉勇衣冠平淡，形狀蝸衰，甚為詫異。廉勇平日奢華豔麗，氣宇猙獰，今忽若此，定係親近正人，變去惡習。引笑忍不住問道：「國舅近來何所際遇，迥非日前規模？」廉勇聞問，垂淚道：「不幸為妖人所弄，貝山珠藏變為鶴去魚脫，反背渾身債負。今次討差前來，望君侯與諸大夫幫助。」武侯愈加不解，因其垂淚，未便復問。席散，令家丁探其長隨，方知就裡。原來廉勇因奉廉妃命，到鐵圍看視輔公，只為舉動狂妄，遭人暗譴，致吃大虧。

爾道暗譴之者是誰？乃游石門塢一個奇士。

且說輔公朝夕常在西園接待隱逸，恭敬不衰，凡巖穴湖海之士，往往來來，各無畛界。這日偶到半山閣後，見荀軒案前有位滿頭白髮的老翁，枕椅背而臥，其形甚陋，身旁豎著支紫竹根的拐杖。似乎亦曾會過。問待客各官，無知其來處姓名者，惟雲在此坐臥，足不出戶，已係半月。輔公猛省道：「昔於鷹巢嶺見與大木先生倚柱立談者，正係此人。形跡古怪，定係小木先生。」乃拱立於案旁多時，老者醒後，也不起身，伸腰擦眼道：「公無勞苦，老漢午睡未足。」輔公道：「此非先生臥所，高榻備於正室久矣。」老者也不回答，依舊睡去，輔公端立以待。須臾醒來，起身笑道：「公誤矣，盡禮於老漢何為？」輔公道：「豈接諸位老先生，教無不用其誠，然稱『盡禮』，則未敢當也。」老者大笑，攜手取杖，轉入正室。輔公親將懸榻放下拂拭，老者道：「公如此，老漢難安矣。請各從其便不必相擾。」公始別出。問大木道：「老者可係小木先生？」大木笑而無言，輔公也不復問，率真相待，聽其自然。

廉勇奉命到來，恃國舅之勢，目空一切。見西園內都係無爵位的貧士，竊怪輔公交接之非。不期小木恰好出遊，廉勇到室內，見窗外景致可觀，令從人將所存物件盡行拋出，眺望盤桓。次日，輔公聞知，連忙收拾封鎖。廉勇見了不悅，立刻起身回都。去後三日，小木歸來，見物件移易，侍奴告訴情由，小木全不為怪。輔公到室請罪，小木道：「狂童放肆，於公何歎？但伊到此，尚且無忌，平素作為，定然不堪。」輔公道：「朝中往年餘、包，今日餘、廉一一權傾內外，富敵國家，忠良庶長如西、如顧，俱莫如何，武侯、駙馬置之膜視。其黨欲危太子，數請立昱，主上、娘娘俱為所惑，賴顧庶長死諫方止。」小木笑道：「心正，邪奚能人？公無多慮，黨事老漢治之。」輔公稱謝。

次日，小木帶奚童，攜拐杖，離石門西行。半月始到黃雲城，賃居於先覺宮。其中供奉的係任聖，香火茂盛，羽客共有三十六房，乃黃雲城內外第一個大觀院。本來幽靜，逢有事故，投寓者多，更覺紛亂。小木賃的華光樓頂，四面軒窗暢爽，不特清靜，且高出城頭，郊外山川林壑之氣象俱可賞玩。

樓下第二層，先有士子居住，誦讀之聲，旦夕相繼，又有啼泣之聲若相唱和，殊覺嘩喧。這日，偶見東郊古木濃陰，丘阜峻峭，帶著奚童攜杖往觀，方知是邀游勝境。原來黃雲城外，岫羅岡前，左山右湖，湖內景致平淡，只產九色蓮華，中無間隔。而華依方出色，從未淆混，惟東北係靛邊白華，西北係朱邊白華。凡繁蘋、藻荇、菱芡等草皆然。左邊之山雖係岡陵，不甚巍峻，而丘壑層疊，巒岫蜿蜒，奇難殫述。內中最著名者曰千人石，乃石具古人情狀，數足一千，故曰「千人石」。此外，尚鳥、獸、魚、蟲之形者尤多。其東為百穀萬卉，乃穀種卉類成備也；其西為曲水瘦藤，乃水盡曲折之態，藤窮交結之奇也；其南為木叢竹藪，乃竹族俱全，木名悉俱也；其北為幽岩邃谷，乃岩極駭怪、谷溝幻異也。向為行宮禁地，島主時常幸臨。殆包、莊、畢、中伏誅之後，精勵政務，命將行宮撤去，人民始得遊覽。其嘉木美竹、怪石古藤、奇花異草、疊閣盤樓、曲房復室，應接不暇。所尤神妙者，莫如北邊之幽岩邃壑。

當日，小木步至林中，意欲盡日之長，窮搜一隅名勝。早見隔溪壘石水紋高聳，數間竹瓦敞篷。行到埠邊，涉梁而過，上岸穿篷，沿壁入塢，東南直行到轉灣處，無路可走，仰見猛虎蹲踞當途。若非早知係石，卻也大為吃驚。旋身四顧，周圍羅列峭壁，只有西北瀑水瀉響。虯鬆枝內隱隱似門，行到跟前，卻見青石壁間有洞如闕。其旁生就白紋神像鴉狀，曰白鴉洞。階鬆入闕，曲折而前，望得對過岡上二石似男婦共話之狀，曰問答石。行到洞口，卻無接腳下踏之處，乃是一片青蔥畦圃，曰百草坡。欲仍回舊路，偶見曲折內邊東南有隙，便由之直至岡脊，曰通天竅，看問答石形，更覺確切。欲往審視，路忽阻隔，因折西北下岡。岡邊有池，水皆黦色，曰洗硯池。

捫山循行，見隔岸數石，如摘取之狀，曰彩芝石。池之盡處有岩，曰別有洞天。轉南山岩，霖霖水聲入耳。其外有石，似持竿之狀，曰垂綸石。步近看時，乃藤繞垂，非竿綸也。其下係透迤石澗，曰飛帛渠，遠望兩岸，茸茸細草遮滿路逕。有十數巧石依岸如坐，或正或欹，或俯或仰，曰修禊石。舉足欲進，若有所礙，俯而視之，有石半水半岸，曰濯足石。對岸有若坐而曲躬者，曰搗砧石。旋而沿澗行去，隔岸有石聳立，澗內有石似牛，曰飲牛石。先出若所聞霖霖水聲，即飲牛石所激響也。前進壁阻，乃踏角登脊而過對岸，向南轉北，望見平坦處曰白雲窩，二石並排，曰耦耕石。及到石旁，為水阻斷，澗澗有斜石若船，曰橫舟石。上流有長大石，中復有石若坐，曰乘槎石。對岸有石若招手，曰喚渡石。轉望南邊有二石相向：左石上寬下窄，右石上尤寬，如十字，端拱對立，曰舉拳石。行到石邊，有曲逕上坡，曰盈芳甸。當坡鬆下有石曰撫鬆石。上坡，見鬆去石尚遠。乃自鬆後而至石前，轉往石後，見石上有斜石，曰負薪石。其石旁有石，臨涯側首，曰聽琴石。左旁有石而首銳闊，曰戴笠石。涯下有石，胸如臃腫，曰灌園石。去戴笠石數武，岡邊有石，若拂袖奔走，曰避人石。上岡有石，迎面仰首若笑，曰浩歌石。望岡嶺落處層巒之上，曰煉丹台，有石若端坐，旁有石如爐如灶，曰煉丹石。上至石邊，則巒頂有池，形若葫蘆，水清無塵，其源自北嶺九疊瀉下，始至巒頂分貫入池。澗中湍急，而池內無波。

遙望北嶺，積翠蔥蘢可愛，奈無徑可往。乃由巒東下，遍地草色如銀，曰雪花坪，足忽若虛，鏘鏘聲響，視之，則藤枝漫山，藤葉如雪。葉下黑花紅果，名雪中炭。山麓岡旁岩中橫石，曰高臥石。去岩十餘丈，有石飄然若行，曰尋梅石。隨澗轉南曰大茗園，山茶未謝，枝旁有石，躬身若浣，曰掬月石。

其山茶色如鷺羽，馥鬱撲鼻，乾老而枝瑩徹若水晶。過掬月石，有斜石散手箕足倚於根株，曰徜徉石。石旁有石，半白半青，曰袒裸石。過袒裸石，依澗稍南，涯邊有石，垂肩俯首，曰行吟石。澗水流入石壁，壁阻途斷，有藤橫空，曰仙子橋。

援藤懸足移過對岸，旋入壁前，度橋入壑為海棠塢，有石上下，分而中合，曰交臂石。進塢石楞樹旁，有二石相對弓腰，曰領蓋石。塢內海棠為浮石之冠，枝柔葉翠，色淡氣馨，名曰沉香。海棠叢邊有石，身窄首寬，曰插花石。其旁磊磊，如甕如瓶。奚童道：「涉溪行曲折十有餘里矣，石路高低尖利，赤腳腳底不能堪矣。請暫歇息。」小木應允，就石而坐。奚童隨蹲於後望觀對岸。

忽聞呵叱之聲，前驅早至。小木起身迴避，鞭棒交加。奚童涕泣，小木拖杖拉著，不管路之險易，奔跑向前。奚童腳痛流血，哭號更凶，俱遭打入澗內，混身淋漓。逐驅者揚棒叱道：「還不快走！餘大夫至矣。打死汝們無關緊要，我等受譴，尋誰理論？」小木挾著奚童，拄杖上岸，逾阜穿林，奔出塢外，席地而坐。奚童泣道：「平日言選擇，說趨避，今朝遊玩千石奇景尚未及百，已受十分足辱。向所言說者，安在哉？」小木大笑，又見侍從如雲擁著個少年顯官，烏紗珠履，玉帶紫袍，神如秋水，色似梨花。小木暗羨道：「好個清秀品貌，但惜行如擺柳，視若饑鷹，經過之處，香氣氤氳，移時方散。詢問旁人，方知係當朝第一個倖臣，官拜上大夫，姓餘名大忠。小木點頭道：「狐媚勝似女兒，莫怪島主為其所惑。」須臾，大忠進塢，趨陪賞花的顯者絡繹不絕。守園園丁將看花遊人盡行逐出，園外景致亦復清趣。奚童脫下衣裳，晾於橋欄杆上，小木撫著楊柳，看澗外農民插秧。

忽然皮鞭又自後打來，罵道：「老不死的閒骨頭，何處坑裡倒不下，偏要橫到這裡？」小木笑著走過橋去，回視持鞭的道：「敢過來麼？」那人大怒，欲奔趕來，雙腳卻似捆在椿上的一般。小木笑道：「少陪了！」拖著杖子，奚童取下衣裳，緩步而歸。奚童問道：「那人要趕，趕不前來，我們走出很遠，看他還站在那裡哩。」小木道：「早哩！早哩！」奚童道：「我們出城時，宮門口哭的那家子，同樓下讀書的，此刻都還不曾止哩。」小木道：「在寓痛哭，定係受人欺累。且聽聲中有老婦，有少女，老者傷痛，少者忿恨，而俱大慟不休，似有無訴的冤枉。然離西園至此，但見民安物阜，可知政美道隆，烏得猶有冤抑無訴若此之事？」奚童道：「慢說什麼政美民安，我們方才受無辜鞭打，難道有訴處麼？」小木點頭道：「爾可前去細細訪清，因何啼笑我別有道理。」奚童去了一個時辰，回來搖頭道：「真正奇冤！哭的那人係金雞郡雞爪山人氏，母女二人，母約五十餘歲，本姓胡氏，嫁與鄒家，生得一子一女：女約十五六歲，名喚露珠，子名德盛。德盛原係雞爪山富產，因與族人爭田，恐訟不勝，投在國舅廉勇門下，充當管莊家人。不期砂磧漸加，將田蓋漫，盡行荒廢。前月廉國舅親去看莊，見著露珠生得姣好，硬要娶之為妾。胡氏曉得餘夫人酷妒——窺見侍妾有與國舅言語的，俱極力責罰，被死者數人——因此不肯。廉國舅便勒令鄒德盛賠租，交雞爪邑比追，將鄒家山地、房產俱行抵入，仍不足數。

德盛之妻屈氏氣憤而亡，仍然對德盛百般刑法拷問，定要露珠作抵方准結案。無奈胡氏母女二人來黃雲城投奔外家，誰知前月搬去岫羅墩，再無熟人。欲回雞爪，則無家可歸，在此權寓而使用又乏。露珠意思尋死，因難丟母親。前見鄒德盛解往雞爪，形容枯槁，體無完膚。解差不許停留，挫折前去，母女急得沒法，只有慟哭而已，今已八日了，見者無不辛酸。」小木道：「無怪聲之悲切也。爾明日可買石膏二斤，磨成細末，將樓左邊灑掃潔淨，取向北木槿乾一枝，燃燈三盞，俱置於案桌之下。布寬縱橫八尺，待我遊戲與汝看。」奚童欣然。

次日，悉行辦就。坐刻，小木焚香燃燈，坐盤案下，密誦至言。用木槿將石膏分開八位，畫成山川、煙霧、城郭之形，令奚童也進所布八尺之內，酉於乾宮。奚童走入，眼界便寬，似登高峰下瞰城邑。轉顧小木，神色莊嚴，拈著槿枝，於未宮三擊。忽然城池出現，陰慘之氣逼人。城門划然大開，奔出個白眉曲背老翁，到來參拜道：「本城土地叩首，請祖師真旨。」小木道：「喚傷魂斑幽卒聽使。」土地老翁復入城內領出個判官，隨著數十頭面各異的鬼卒，齊到壇下叩頭，小木道：「免禮。可將本城廉勇、雞爪邑鄒德盛二人軀殼好好取來。」用木槿於子位上輕敲，門扇豁喇開開。判官領著鬼卒俱入其中，片時扛出個精身漢子，又扛出個戴手銬腳鐐的犯人，齊到壇下。

小木令道：「可引二魂出舍。」判官用手指去，犯人的魂出自鼻中，如蛇行竄，變作人形，倉皇欲走，鬼卒擒住，押跪壇前。

再向精身者指去，寂然無聲，二指，三指，亦復如是。判官驚慌跪稟道：「下役法盡，求祖師神通。」小木道：「鄒德盛困苦不堪，其魂欲脫，故指到即出。廉勇恃頑安居，聞風則避，何能輕得？但係財色之徒，為一女子而甘心作惡，須使化鄒氏引之。」判官道：「領真旨。」命牛頭鬼卒變化牛頭，用雙手將臉搓摩數轉，儼然姣好美女，裊裊婷婷，行到廉勇身旁說道：「國舅聽稟：而今哥哥鄒德盛同母親親願送妾服侍國舅，求恩釋哥哥！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廉勇鼻中有個猢猻跳出，便左人形，執著美女手道：「爾母親、哥哥早知如此，也不受苦了，且取樂去來。」牛頭鬼卒用手將美女臉抹下，大聲道：「前邊是取樂的地方，同爾去來！」廉魂看見牛頭形狀，驚懼欲逃，但掙脫不出，戰戰兢兢，隨到壇前跪倒。小木道：「可將二魂氣線剪斷，互相易於。」原來，凡魂出竅，俱有先天生成的氣線牽連，不能離脫。所以各歸各體，從無錯亂。當下，判官令鬼卒將二魂氣線割斷，互易條好。小木道：「且將廉勇之魂入鄒德盛體內還原。」牛頭便又向廉魂畫上棚，廉魂驚起，奔入鄒德盛鼻中，牛頭挾著，復入坎地門內。

小木道：「樓下士子勞苦攻讀，無有外務，志向堪嘉，可引其魂詢問。」判官領命，亦於坎中領出魂來：週身襤褸，氣宇軒俊，約有五十餘歲。行到壇前，連打三恭。小木問道：「足下何為而攻苦若此？」來魂躬身道：「小子姓萬名卷，少雖習儒，後以家寒易業。今見《詩》、《書》理義遠長，好之忘疲，無所求也。」小木道：「志何所欲？」萬魂道：「天下人心一般平正，饑者有食，寒者有衣，正偏邪之心，無凍餒之民，於願足矣。」小木道：「心地偏邪，自受加倍磨折。汝不必管。廉勇富於積斂，今西

南民荒極苦，易汝心而布散之，以遂汝『民無凍餒之志』如何？」萬魂道：「此不義之財，正合為之分散。」小木吩咐判官道：「可將二心互易。」判官令鬼卒往坎門捧出力卷之心，又取廉勇的心呈到上邊。小木見形色相似，驚訝問道：「何二心之不殊也？」判官稟道：「若同而實異：廉勇之心圓而黑如炭，孔竅煤煙堵滿；萬卷之心圓而青如蓮蕊，瓣瓣玲瓏。一係仙道將成，一係阿鼻木人。小木道：「聞所未聞，見所僅見。可將萬卷之魂藏於心內，入廉勇之腹，以行其志；鄒德盛之魂入於廉勇體內，以復其仇，亦使還原；廉勇之心暫安萬卷體內。」判官領命，令鬼卒捧著青心安入廉腹，縫好肚皮；再將鄒德盛之魂推入廉體負去。回來，小木吩咐道：「二七後候令。」判官道：「領真旨。」吩咐鬼卒守視。三個鬼卒仍入坎宮，土地、判官等俱還本地域內。小木將金鐘輕扣，百般光景事件，隨聲漸滅。

不說樓上事務，再說鄒德盛原係廉勇，發回雞爪邑比追積欠，收在禁中，乏鈔使用，無苦不吃，僅存微喘，仍拘壓於柙牀之內，廉魂易體，哪裡得知？只道仍歸舊舍。躲脫了牛頭，又不敢揮動出聲，及至聞得鼻軒習習，穢氣騰騰，好生驚疑。

欲將身子轉側，始知擠靠得緊，而且九竅百骸舊痛帶引更甚。

大喊道：「苦殺我也！夫人、侍婢在哪裡？」連呼數聲，將獄中眾卒驚醒，惱怒道：「這個窮根死囚！眾爺們受爾的累少麼？爺們好好的睡著，還要大驚小怪，喊醒陪爾！想尔身子不快，要人服侍麼？」眾卒來將柙蓋獨開提出，將遍身黏在牀內的膿血

痂子盡行撕下。廉魂痛入骨髓，大叫一聲，昏死過去。獄卒擲於地下，用熱尿灌醒過來，滿口口臭，心翻欲吐。獄卒見已醒回，用腳撥來滾去，使無皮肌膚碰著尖利磚石砂子，陷入肉中，痛攢心肺。廉勇只道仍係鬼卒，乃哀告道：「諸位神祇，弟子作惡多端，但求放還陽世，情願改過自新，延請道德法祖薦拔諸位早升仙界。」眾獄卒道：「好！好！先選將爺們作人，此刻將爺們當鬼罵哩！還不打麼？」當用麻鞭捆起，使竹枝、皮條安排擊敲，下面復上，翻身旋轉，無處不到。任他百般告苦，萬種哀求，總付之不理。及至血流遍地，痛極死去，方才住手。又用尿灌醒，捺入柙牀。廉魂骨節處處脹裂，呻吟無力，看看漸漸天亮，雖係獄中，而聲音俱係人象，終不解緣由。大小便溺俱任自然。餓得喉內生煙，膩蟲醫腹，每日一餐半頓，或無粒米滴漿。

如此到第五日上，都中文到，提取起解。眾獄卒用藥水細灑，將瘍痂浸軟，離而不黏，扶出柙牀，尋飯喂道：「鄒德盛，恭喜你從今不受苦了。這般冤屈，人人皆知。我們都係奉命差遣，當知對頭係國舅廉勇，為著令妹，必欲置你於死地。此去白楊塢、秋聲谷、鬼門洞、匯池關、杏薪壑等處，都繫結果、超生之所，須要自家明白，尋廉國舅那廝報仇索命，不必記掛我們。」廉魂餓得凶，將半鉢酸飯吞完，獄卒猶未說了。乃問道：「蒙情諄諭，不解情由，告借鏡子一用。」獄卒道：「牢裡那有鏡子？尿缸內混混罷！」廉魂寸步挨到缸邊，照著大驚道：「緣何將我變做鄒德盛。」獄卒笑道：「係鄒德盛變做死囚，非爾變鄒德盛。」廉魂道：「而今可得到都中？」獄卒道：「莫想！」

莫想！凡提去的囚犯，半路上九個要送死十個，今次的朋友，係舊相識，他們行徑不瞞我等。據看起來，大約在白楊塢就要送爾歸天哩。」廉魂道：「我非鄒德盛，實係國舅廉勇，因遭妖人作弄，將我變改受苦。」獄卒道：「這些閒談，無論真假都不必說。爾只記定冤家不係我們就罷了。爾若係鄒德盛，只須尋廉勇報仇泄恨；爾若真係廉勇，只算自作自受，還須自怨，何必害人自害到這地位，其餘的話說也無用。」廉魂急得無法，只有痛哭，隨眾卒出獄。

邑宰點交提差，帶上大路。提差道：「朋友腳下放緊些！我們奉廉府鈞命，立有限狀。爾的疼痛無關緊要，誤了日期，不是當要的。」廉魂道：「爺爺，囚犯非敢怠慢，奈這鐵鐐貼著傷痕，黏動痛徹心肝，如何快得來！」旁邊幫差便將棒照脊梁掃來，罵道：「我們叫爾，是不聽的；須他叫爾，方才肯依。」廉魂痛得跌倒在地。幫差道：「睡下就算罷麼？只要爾安穩！」舉棒亂打。看看不動了，已經死去，方才停祝片刻甦醒，提差見實實傷重，乃顧竹籃盛之而行。沿路顛簸，膿血淋漓，皮肉受苦，較撲擊更甚。卻得餘茶剩飯，不致十分饑渴，數日已到都中。

再說鄒德盛魂入廉勇體內，半夜醒來，覺得渾身鬆爽，蘭麝撲鼻，被褥溫軟，身旁睡著膚滑如脂的婦人，不禁情興勃勃。婦人已醒，便挨來摟定，懷抱上身。鄒魂久曠，那顧好歹，便鼓勇馳驟，婦人竭力慫恿。約有一個時辰，花顏柳困，二個時辰，勉強撐持，降書數遞矣。鄒魂暢極，始罷戰收兵。

相猥相倚，睡到五更，宅門傳點，請速上朝。鄒魂茫然，婦人道：「往時國舅最早，今日之遲，想由於歡娛所致。此刻已係時候，不可再緩了。」鄒魂起來，出得房門，便係萬魂主張，各事明白。先令往雞爪邑提鄒德盛，再冠帶上朝。朝畢，島主道：「今據西邊郡邑奏稱，峽內連年水荒，蓋藏久罄，丁壯流離，所存女婦老幼，必致盡填溝壑。請開倉發賑，以安民眾。國舅西邊莊子頗多，定知情形真假。」萬魂奏道：「臣倉卒記憶不起，容臣回家查明覆奏。但國帑存貯未充，連年砂稅雖足，而河工所耗不少；苑圍雖減，而賑濟用費頗多。此事如有所需，臣願獨力輸家助國。」余大忠慌奏道：「此案工程，非千百萬不能辦。國舅急公，出言甚易，事或莫敷，豈非欺罔！」萬魂道：「所言甚善。大夫素受天恩，渥極厚至，如勇欠缺，亦應以家之所有盡輸佐國。」鄒孤信天、水湖、樊勇、蔣義等齊聲道：「國舅之言是也。餘大夫之意若何？」大忠急得沒法，只得隨口道：「敢不竭產以報大恩！」島主大喜，諸人隨亦退朝。

萬魂到家，查點家資，開冊進呈。當下，四大總管稟道：「資產乃多年機計所得，成就甚非容易，奈何任興傾家？」萬魂大怒道：「這些家產，不知刻剝多少窮民，受若干嘴怨，爾等狐假虎威，趁火打劫，於中取利，我今散之以避天譴，以釋人怒。爾等猶來假忠假勤，可惡極矣！傳外班，每人重責八十，資產查籍，添補佐助，全家發往落鵬山後開墾。」不容分訴，杖畢，立刻查籍發遣。四人平素作惡染指，今朝何在？當下，再喚掌管將家中所有估變作價。掌管道：「西邊峽內九郡七十二邑，按煙戶冊上貧戶，老幼共八十餘萬口，應二千六百餘萬貝，方夠辦公。今府內新老各庫共四百萬貝，田產各物變易照時價值九折，可得八百萬貝，只敷一半。」萬魂道：「家中還有哩。」掌管道：「東邊各庫，乃舅老爺餘溫侯寄存的，共一千萬貝。」萬魂道：「可以借用。」掌管道：「也還不敷。」萬魂道：「再可於他處加息借貸，湊足濟用。」掌管遵命下去，呈上四百萬券文請押。萬魂押畢，掌管執往外去。半日如數將貝輦歸交，易田產物貨，日半俱畢。萬魂大喜，即命運到玉印郡中，令各郡搬去散給。掌管道：「如此遲矣。各郡邑俱有辦事人在都中，可呼來交彼等，擇便路而運，不必多玉印一轉也。」萬魂依允。掌管往外傳各郡邑坐都人，具結領去，兩日俱清。

余大忠聞知，急忙來見妹子。餘氏因連夜勞倦晝寢，推病道：「有話請與國舅說。」余大忠問廉勇道：「妹丈何事喪心病狂？」萬魂道：「向來為尊舅所誤，使我为守財奴。今日如醉方醒，如夢初覺，自悔當日惟利是貪，不顧仁義。今將所得非義之財共散與貧民，以消當日之罪也。尊舅亦要改換初心，廣行仁義，千萬不可懷奸而貪細民之利，以受天之譴責也。」大忠怒道：「爾自喪心病狂，而反道人之黑白也。」言罷起身回府而去。

萬魂含笑入房，對夫人道：「爾兄到此，我將正言勸他，反大怒而去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他是當日之心，老爺是今日之心，故所言難合也。」萬魂笑道：「夫人之言是也。」又問道：「此時日已將午，為何還不起來？莫非身體欠安否？」餘氏笑道：「並無別病，因爾昨夜顛狂過甚，一夜未睡，今特晝寢以補昨夕之倦耳。」說了，含笑即起身下牀。萬魂舉目一看，見夫人身紅衣花履，面如帶雨桃花，一時興動，即將左手搭於背上，右手解衣，就牀邊椅上雲雨起來。有兩個時辰，方得雨散雲收，扣衣出房。便呼掌管道：「爾可查看還有多少貝？」掌管道：「片貝皆無，尚欠借項五百萬貝。」萬魂喜道：「今日方稱我心也。」於是飯畢回房安寢，又同餘氏顛狂半夜，直至五更方止。原來萬魂是一個少年童身，家又從未見過女色，今見餘氏天姿國色，如何不愛？真是「久早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」，實無窮之樂也。

卻說廉勇的魂入鄒屍而醒，即大喊道：「快拿茶來！」禁子大怒道：「爾敢大呼大叫，想是討死麼？」廉勇聞言，仔細一看，問道：「此是何處？」禁子道：「難道爾在做夢，連地方都不認得了？」廉魂道：「我真作夢，到底是何地方，即望教我！」禁子道：「此牢監也，爾真作夢不成？」廉魂大哭道：「我為何牢獄之中來了？我夫人怎麼不見？」禁子道：「聽爾之言，真是借

屍而生者，但口叫『夫人』，爾到底是何等樣人？」廉魂道：「我乃國舅廉勇也。」禁子道：「爾這死囚，敢稱國舅，真是自己討死了。爾若再哭，我便打死爾。假如爾真是廉國舅，也是爾平日惡貫滿盈，天理自然昭彰也。」廉魂一聽，更加大聲哭起來了。禁子見如此，遂大怒，便用皮鞭打有百十餘下，打得遍身皮破肉爛，鮮血淋漓如雨。

不提廉魂在獄受罪，且說木道一日將萬魂召去，萬卷便死在牀上。道人及寓客聞之，忙至萬卷寢室，見屍臥榻上，雖無呼吸，但面容未改。正疑惑之際，有人揭衾，視之，眾皆大駭，竟胸剖無心矣。

其時，小木聞知，怪道：「胸如何剖而不收也？」走下樓，入房中看，用手撫道：「渾身猶溫，羽士可遵守，七日之內當回，否則，二七必回矣。此刻驚慌，恐致誤事。」旁人問道：「此係何症？」小木道：「此名易心，非病症也。一一將噁心來易去善心，以行善事，不久自還原耳。」眾人將信將疑。羽士著道童看守，小木回樓。

到十四日晚間，仍如前佈置。三處鬼卒同判官、土神齊現，小木令判官率鬼卒復將廉、鄒二身抬到，將兩魂氣線解開，互相還原，又將二心易轉。

再說廉勇本魂回殼，就像渾身仍係痛楚，口中不住的「啊啾啾」。餘氏想道：「定因連日房事太勞，叫侍妾取參湯，廉勇方才明白係自己家中，始痛哭起來。」餘氏驚問，廉勇將受苦的話詳盡告訴。餘氏將上朝傾家賑濟的話詰詢，廉勇大驚。

餘氏道：「可知那人姓甚名誰，家住何處？」廉勇道：「我哪裡問他？」餘氏道：「家私俱被散盡，仍駝債在身，不追出這個人，怎樣得了？」廉勇道：「我若追他，倘又將我換去受苦，如何是好？」餘氏：「爾這樣蠢！我和哥哥說去，托他緝訪。」廉勇哭倦睡去。

餘氏好生懊惱，坐待天亮起來，並不拭拂，乘車歸餘府。

家人到朝房報知，大忠隨即回家。見餘氏這般形狀，問道：「好妹子有何事故，恁的早起？」餘氏將廉勇的話細說清，囑大忠定要追人還他。大忠道：「頃在朝房，聞說日前先覺宮失心的寓客今朝復活了。如此想來，妹夫昨晚還魂，可見布散資產即是寓客所為。只須拿住此人，便知端的。」餘氏道：「費哥哥心，囑役好好喚至，切莫難為。先送來看，待我審問他。」大忠令家人持信符，同司城大夫一飛往擒拿。家人得令，持符到司城衙門來。大夫吉存見了，立刻帶領人役辦備物件，上馬到先覺宮，逕往樓下，見門已鎖，慌問道人，答道：「這客醒來，說此地有鬼怪，捆背行李，辭房移去。」吉存問道：「他往哪條路？」答道：「不知。」吉存大怒，令押著道人並近寓眾客做眼，分途急迫。人役上樓搜尋，見小木正倚欄遠眺，不管好歹，拖擁下樓。餘府家人認得小木，慌向吉存道：「此係妖人。」吉存道：「如何曉得？」家人道：「數日前，他闖入海棠塢看沉檀海棠，硬不迴避餘大夫，被驅逐出門外，仍用杖回指我，不但不能動腳，連手也垂不下來，直站到第二日方得移行。妖法何至如此！」吉存叱令鎖拿，眾人將帶的豬、狗雜血，向小木頭面渾身傾潑。小木也不推辭，隨他拿進餘府。廉夫人看見形狀，聽了聲音，回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大忠道：「且置監，候我事定，另行研訊。」吉存遵命，送小木入獄，嚴加拘禁。

爾道大忠有何事未定？乃因許成仁等在新境貪婪不法，俱被輔公查訪明白，據實參奏，請於鐵圍正法，並命平無累分頭擒拿，委員接任。島主閱過本章，付余大忠看。大忠始知明參四人，暗實指他。因心生急計，奏道：「伊等索受天恩，至渥至厚，平日矢口捐軀報國，大忠深信之。不意到任狂悖至此。

請命提到都城，待臣嚴訊，他們當日所言安在期！」島主依允，立差侍衛田莊、信可復往鐵圍提取各犯。大忠又似定口供，羞心腹家人沿途迎去，密令四人照樣依允。因有此心事，所以將小木置監再訊。

小木在內坐了三天不見動靜，乃誦至言，獄神出位參見，下面仍有許多苦魂叩頭號訴，俱係大忠等陷害死的。小木役獄神往餘家探視，獄神帶領餘家土地來言：「余大忠囑妹子廉夫人入宮說廉妃道：『許成仁等並無實跡，因與駱燾、西青不睦，故二人文致其罪。但許成仁等俱係駙馬薦，今若加罪，須連坐駙馬。請娘娘斡旋。』」島主因廉妃進旨，有不治諸犯之意。」小木笑道：「此等陰謀，誰人得知？這還了得！該神可將余大忠的魂靈拘來。」獄神道：「余大忠頑福猶有三十年未終，現有吉星庇護，小神職卑，無濟於事。」小木道：「易耳，將手來！」獄神雙手迎上，小木於左手寫「拿余大忠魂靈」六字，獄神同土地前去，片刻拘來。餘魂倔強不服。眾冤鬼爭上索命，凌辱齊加。餘魂始懼，奔跪小木身旁，叩求保護。小木道：「易耳！」乃喚馬面負之，日夜循行浮山。凡遇四生六道身體受苦，將此魂推入代受，每天更換一處。馬面叩頭領命負去。乃與眾怨鬼道：「大忠賞盡樂事，作惡多端，但其陽壽未終，今使其魂身受萬種苦楚。待數盡之日，汝等報復未晚。」眾鬼叩謝而散。

再說余大忠生魂已失，次日早起忽如癡迷，島主傳召也不知起身。家人因使命催促，只得扶上溫車入朝。島主往日與他說話，俱係隨即回答，今朝連詢數事，無半字奏復。島主大驚，追問，方知係早晨新得病症，歎息不已。因命廉勇道：「國舅係大忠至親，可送歸家，延名醫診治。」廉勇領命，同車到餘府，延安太醫診道：「此為失魂之症。乃靈性誤離神舍，歸來自愈，可勿藥也。」廉勇同大忠之妻、子，皆知安太醫係國手，今如此說法，只得隨他。

數日，新境諸犯皆已提到，島主欲行釋放。樊勇奏道：「諸賊臣壞祖宗法度，願主上急付有司誅戮，以存國體。」島主素知樊勇忠貞，拂他不過，因命付司寇置獄，待大忠病癒，令其嚴訊定奪。乃將諸犯人監。許成仁寄信託廉勇料理獄事，奈手內無貨，空口白說。各處反將暗苦與他們吃，都使人來切怪。廉勇無計可施，先所借貸之貨，又俱追索，大忠妻子取討不休。餘氏只想著前日牀席的人，懶怠貪眠。廉勇無法，只得令親信僕婦入宮向廉妃訴苦，求命出差，索些酬贈以完債利，所以奉命賚貴來到天鉞山。見武侯問及，便求幫助。武侯使長隨探訪廉勇家人，只知得了狂病，將家私盡行揮散，不足，猶借重債，盡情湊用，病好，悔已無及。卻不知由於小木換心易體的緣由。當下，武侯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前日雖聞國舅捐資發賑。只道係借公為名，侵漁飽囊，那知實係他的家私。而今倒苦了！」次日，拜候廉勇道：「聞得為國輸家，可敬！可敬！」廉勇歎道：「莫說『敬』了，各債追索得凶，求君侯幫助！」武侯道：「僅以不佞兩月俸祿奉贈，諸大夫苦而且貧，國舅無庸措意。」廉勇雖嫌輕微，然見武侯剝出己資，不便再請，只得謝別回都。

武侯仍於天鉞山起程進峽，沿途觀看風土所宜，教以樹藝。灣中淤積砂礫，俱隨便設法疏去。五個月後始到龍樓岡。

引、舒二大夫稟道：「今全河復古，卑職二人附於驥尾，光輝史冊，平生願足。竊愛龍樓內外山幽水奇，敢辭君侯，徜徉於彼。」武侯道：「不可。治河俱二大夫勛勞，回朝自有上賞，何以隱為？」二大夫道：「除君侯，無人知用某等者；某等除君侯，亦更無才德可服心而甘為之用者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功成而不知退，待不得退時，思退而追悔，不亦晚乎？」武侯稱善。二大夫長揖登舟而去。

武侯嗟歎，望不見船，始看水勢洶湧迅急，遜於往時。行到岡北，見渦流不減前歲，想道：「曾命車夫在此間看守形狀，今不知存亡。」四處觀望，見樹樑上架著車子，武侯道：「車在此間，人必未去。」正在這裡歎息，忽聞嘯聲出自樹杪，響徹霄漢。入林視之，聞呼道：「老客好大膽！不怕猩猩麼？」武侯聽得係車夫的聲音，惟加清越耳，卻看不著人。因亦呼道：「猩猩好壞眼睛，連故交都忘記了！」又聞道：「老客不懼，吾自來也。」忽聞枝葉蕭蕭淅淅，已到面前：渾身毛羽瑩瑩光彩，骨肉皆如玻璃，無有間隔。武侯驚道：「緣何得以至此？」毛人道：「自老客去後糧盡，而所見未實。思去，則恐無以贊助為民之志，因困於此。欲為厲鬼以除害，偶來有女子，見我甚憐；於籃中出物以餐，並傳辟谷之草實，因此得生。如法尋彩，五月正成此形，至今饑寒不識矣。」武侯道：「足下大道已成，皆由於為民除害之念切。請問所見的實情形若何？」毛人道：「凡水內眾怪欲出之，先地氣熏蒸，如將暴雨，其漩渦漸平，忽又大陷，後再湧溢，水如牆立，向上奔去，底露空洞。

先係赤發青身者數十，爭出踏水而行，隨後如龍如蛇，如虎如牛，百種狀類，不知其數，奔亂竄，河中滴水俱無。約半天時候，水漸流回，各怪隨至，牛馬驢騾俱被擒獲。有一怪捧一件者，有數怪分一件者，成群結隊，跳躍旋歸，水始聚衝而來，復成漩渦矣。」武侯道：「此易治矣。檄飭龍樓郡大夫龔吉，令龍樓岡以上五十里，兩岸眾百姓各備強弩，逢蒸熱之時即令探視。如果怪

出水涸，密布兩岸，以守其歸。用橄欖汁漬浸矢鏃，認定射之。殺一怪者，以軍功一級論。」發檄之後，別了毛人仍往上行看，直到四輔山。沿途訪問百姓近患若何，俱云今歲未曾傷人，牛馬等畜亦多獲免。即往年水溢不過二三次，今則每月二三次矣。武侯道：「似此，民業益難安矣。須盡除之，地方始得寧靜。」乃登四輔之巔觀望，落鵬山秀峰排列，隱隱接天。歎息道：「今如前往登覽，又為引、舒所非也。」回車，不止一日到龍樓岡，龔吉接道：「自君侯進山後五日，水溢怪出。如命伏弩以乘其歸，水族著弩，無不倒地。及射後來赤發青身各怪，矢莫能入，安然而行。見各族類受傷，又代拔去弩矢，取泥敷瘡，倒者皆起奔歸，並未獲住一個。」武侯驚道：「似此，則難治矣。當熟思良法以除之之。」再尋毛人，已無蹤跡。郡大夫於林中豎起帳篷，武侯進內便臥。

約過半日，躍然而起道：「有法可用矣。」令郡大夫鑄造備辦諸般物料藥材，並行天漢川取白貓竹，行流砂河取金針魚候用。郡大夫遵令，分頭飛飭。正是：水族成精凶可恨，賢才設法智非常。

欲知如何除此伏流內水怪之法，且聽下分回解。